

董若雨詩文集

豐草菴後集自序

往余病中痛念生死變姓名草衣芒屨走靈巖見我師
夾山和尚和尚俯憐愁苦謂余天資近道許隨眾入室
名之曰立潛字之曰俟菴乃草木數易瞻道無涯無以
承和尚遠大之期則立潛負罪久矣丙申復上靈巖參
請之暇草雜問十餘條披肝露膽冀拔膏肓其一曰雁
過長空影沈寒水正是光影奔馳棒如雨點喝似雷奔
猶屬門庭施設靈巖堂奧中事則不問新修佛殿作何
指向其二曰禪樂府位置宮商樂府禪安排佛祖知音
不必頻頻舉作者須知暗裏驚祇如屋北鹿獨宿谿西
雞齊唳畢竟是何曲調其三曰嘗憶江南三月裏鷓鴣

嘯處百花新尋香逐色者死在句下無舌人在虛空背
上唱出八萬四千陀羅尼未審誰爲翻譯其四曰權實
紛紜主賓歷落三代而下以暴易暴不知其非而今追
還太古不動干戈致太平馮何垂拱其五曰喫粥了洗
鉢盂便道一切現成天帝釋駕百寶芙蓉輦在蚊子眼
睫上左衝右突古墓前石羊石馬一齊發笑是平常是
奇特其六曰百千萬億菩薩出廣長舌相各申一問只
須咳嗽一聲答過了也近來春行秋令氣候不常街頭
巷尾一箇箇傷風咳嗽大醫王慈憫眾生還用防風桔
梗也無其七曰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滴露研朱點
周易盡未來際講不了八卦五行無陰陽地上還著得

算子否其八曰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爲報不平先將第八識一刀畢竟捉刀之人具何謀略其九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白馬廟冷灰堆裏撥得幾箇祖師其十曰檐頭雨滴分明歷歷趙州柏樹子從耳朵裏透過忽然曜靈東出望舒西御交互爭輝眼睛裏還著得一物麼其十一曰秦始皇三十四年燒盡天下圖書有箇漢大無慚媿上不襲古下不依今將條龜毛索子把他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一串穿卻不知所讀何書其十二曰煙雲生背面星月繞檐楹無縫塔樣子被人借去玉楊盧駱文采風流不復存造得一所空王殿上梁文若爲裁構其十三曰藏頭白海頭黑馬家父

子使得人七顛八倒全沒些兒意智曾爲浪子偏憐客
未審如何垂手其十四日方行詰曲崎嶇路又聽鞦韆
格磔聲行路難令人腸斷一九泥封函谷關把斷要津
不通凡聖遮裏還有出身一路否時山中諸禪長各有
名言啟益和尚亦恕其狂瀆尊嚴閒批答一二語如倚
天長劍而立潛根凡習錮卒無以當和尚也及抱病歸
黃葉邨益鬱鬱不自得輒思遠遊一夕夢夫山和尚同
道峰山翁和尚坐怪松下執卷共讀立潛長跪慟哭於
前其明日壬辰時加於午自筮得離之旣濟曰余遠遊
其有待乎騰蛇附斗鄉挾南宮朱鳥入於險阻又十二
次之伏位矣余安得立縱情山水閒其有文役乎火耀

內外丹雀飛則文字之符也及留豐草理殘文乃悟卦
律之奇而益自悲學道之未成也

豐草菴後集卷一目錄

補樵編

此編皆論說雜文

次序先後仍依原稿

孟子言性善說上 孟子言性善說下 非權

讀大智度論 師統論 故論 種松記

禪記

十二則 七法頂三際表 七法頂演 七法頂

二十五輪圖 七法頂變數述 七法頂乾元

度 七法頂餘論 頂句 七法頂交 達摩

立教記 名聲發 不成名說 五宗名建記

楞嚴三提 楞嚴答一 楞嚴直 臨濟宗

統 揭第一句 句位 內紹外紹提

縣 縣治一曰 內縣 縣治

縣 縣治二曰 縣治 縣治 縣治

立縣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 縣治 縣治 縣治 縣治

豐草菴後集卷一

補樵編

孟子言性善說上

孔孟之言性皆通三世余每以此告人而人驚其說驚其說者是不反復於孔孟之言者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爲言是孔子之言性通三世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人之爲言是孟子之言性通三世也謂人之爲言孟子之言性通三世者其故何也夫孟子之言性善亦言乎性之後而非其先也通乎孟子之所謂人者而可以言孔子之所謂習也已通乎荀子之所謂惡者而可以言孟子之所謂人也已荀子之

所謂性惡者是習之說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是習之說也充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說則天爲性上善人爲性善三塗爲性惡其較然者也孟近土而言而言人之性善荀近下而言而言人之性惡故曰皆習之說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夫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此言性之先也犬之性非牛之性牛之性非人之性者此言性之後也告子主生之謂性而不知先後之說此所以不達于孟子之旨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之爲言習之

爲言也故又謂之才也又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
故好是懿德物之爲言人之爲言也故又謂之形色也
故余曰讀孟子者不可不知人性二字此後世之所忽
也

孟子言性善說下

夫余以人之爲言習者何也此言人之所自來也夫孟
子以人之所自來者善也故謂之人之性善也物各有
所自來天不自天天之所自來者上善也人不自人人
之所自來者善也地獄不自地獄餓鬼不自餓鬼畜生
道不自畜生道三塗之所自來者惡也故曰民之秉夷
也故好是懿德人之所自來者善而謂人之性非善可

乎三塗之所自來者惡而謂三塗之性非惡可乎故曰
從其後言之也善不自善有先于善者而謂善足以限
人之性可乎惡不自惡有先于惡者而謂惡足以限三
塗之性可乎善不自善有先於善者惡不自惡有先於
惡者此之謂至善也故曰從其先言之也夫讀六經孔
孟之言反復于余所言先後之說而後言性爲無弊然
以孔子之所謂習合於孟子之所謂人者何也孔子言
性相近者此人之天也言習相遠者此人之人也孟子
言人性善宜本于人之天者言之而爲其所自來而
言其習故言人之天不如其言人之人也子思曰天命
之謂性此言性之先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此言性之

後而近于先者言之也荀子曰性惡此言性之後而近于後者言之也

之大義非權也

天下之言春秋者尙權也原春秋之旨則聖人所最患于立其言以是非天下者有是非天下之權而不得其立言之要者也春秋者萬古之春秋也萬古之春秋在萬古之人心聖人不得而作亦聖人不得而滅趙宣子之受惡仲尼惜之而已矣惜之者何也無能爲也晉史據而書之魯史無能爲而記之仲尼無能爲而惜之其作春秋也亦無能爲而取之此以知聖人之無權也聖人之無權而以其權于萬古之人心萬古之人心亦各

不自有其權而以其權予萬古之人事此之謂天天者
大權也質而言之謂之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天下之
言綱宗者尙功也原祖師之旨則甚無取于功之說也
甚無取于功之說者爲其甚無取于力也夫以功力言
宗門者此宗之衰也臨濟曰三玄曹洞曰五位知其說
者皆從後而言之也今天下之言綱宗者皆從前而言
之也從後而言之睦州所謂現成公案是也春秋之書
法是也從前而言之者勞也天下之言春秋而失春秋
之大義者是也故曰大權無權大功不力無機之爲大
機無用之爲大用不勞之爲大成不理之爲大紀此天
下見聞之所不習也

讀大智度論

龍樹菩薩大智度論云放光三昧者常脩火一切入故
生神通力隨意放種種色光隨眾生所樂若熱若冷若
不熱不冷照諸三昧者光明有二種一者色光二者智
慧光住是三昧中照諸三昧無有邪見無明等又徧覆
三昧者是虛空無量無邊是三昧力悉能徧覆虛空或
結加趺坐或放光明或以音聲充滿其中又無邊明三
昧者無邊名無量無數明有二種一者度眾生故身放
光明二者分別諸法總相別相故智慧光明得是三昧
能照十方無邊世界及無邊諸法又寶聚三昧者得是
三昧所有國土悉成七寶問曰此是肉眼所見禪定所

見答曰天眼肉眼皆能見何以故外六塵不定故行者
常修習禪定是故能轉本相又壞身衰三昧者血肉筋
骨等和合故名爲身是身多患常飢寒冷熱等諍是名
身衰得是三昧故以智慧力分分破壞身衰相乃至不
見不可得無色定三昧彼中無身離一切色故有人言
但是諸菩薩三昧能破先世結業因緣不淨身而受法
身隨可度眾生種種現形離著虛空觀放光徧覆無邊
明諸三昧之說則先師火光神變龍樹菩薩之言可徵
也觀寶聚壞身衰無色定諸三昧之說則先師火浴化
琉璃寶相雖西天此土之所未有龍樹菩薩之言可徵
也論又云是諸三昧末後皆應言用無所得以同般若